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吳　垣

謄錄監生臣朱　楷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禽鳥二

孔雀

交趾　羅州　王軒

燕

漢燕　胡燕　千歲燕

晉瑞　元道康　范質

鷓鴣

飛數　飛南向　吳楚鷓鴣

鵲 鴿附

知太歲　張顥　條支國

黎景逸　張昌期　崔圓妻

乾陵　鴿信

鷄

陳倉寶雞　楚雞　衛女

長鳴鷄　沉鳴鷄　孫休

吳清　廣州刺史　祝鷄公

朱綜　代郡亭　高嶷

天后　衛鎬　合肥富人

孔雀

交趾

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充口腹或殺之以為脯腊人又養其雛為媒旁施網罟捕野孔雀伺其飛下則

牽網橫掩之採其金翠毛裝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為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滅耳出嶺表錄異

羅州

羅州山中多孔雀羣飛者數十為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棲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騫翔也雖

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盼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鵝解百毒人食其肉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雞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即斷廻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出紀聞

王軒

盧肇住在京南海見從事王軒有孔雀一日奴告曰蛇

盤孔雀且毒死矣軒令救之其走卒笑而不救軒怒卒曰蛇與孔雀偶出紀聞

燕

漢燕

蓐泥為窠聲多稍小者漢燕陶勝力注本草云紫胸輕小者是越燕胸斑黑聲大者是胡燕其作巢喜長越燕不入藥用越與漢亦小差耳出世說

胡燕

凡狐白貂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脱或燕蟄於水底舊説燕不入室取桐為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來胸斑黑聲大名胡燕其窠有容匹素者出酉陽雜俎

千歲燕

齊魯之間謂燕為乙作巢避戊巳玄中記云千歲之燕户北向述異要云五百歲燕生胡鬚出酉陽雜俎

晉瑞

魏禪晉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有飛翔去來

有司即聞奏帝使羅者張之得一白燕以為神物以金為籠致於宮内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燕來巢撿瑞應圖果如所論師曠晉人也古今之議相符焉出拾遺録

元道康

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慮山雲棲幽谷靜掩衡茅不下人間踰二十載服餌芝术以娛其志高歡為丞相前後三辟不就道康以時方亂不欲應之至高洋又徵亦不起道康書齋常有雙燕為巢歲歲未嘗不至道康以

連徹不去有懼見抑不覺嗟咨是夕秋月朗然清風颯

至道康向月微思忽聞燕呼康字云景怡卿本澹然為

樂今何愁思之深耶道康驚異乃知是燕又曰景怡景

怡樂以終身康曰爾為禽而語何巢我屋燕曰我為上

帝所罪暫為禽耳以卿盛德故來相依道康曰我忘利

不售人間所以閉關服道寧昌其德為卿所謂燕曰海

内棲隱盡名譽耳獨卿知道卓然囂外所以神祇敬屬

萬靈歸德燕曰我來日晝時往前溪相報道康乃策杖

南溪以伺其至及晝見二燕自北嶺飛來而投澗下一化為青衣童子一化為青衣女子前來謂道康曰今我便歸以卿相命故來此化然無以留别卿有隱志幽陰見嘉卿之壽更四十歲以此相報言訖復為雙燕飛去不知所往時道康已年四十後果終八十云出紀聞

范質

漢户部侍郎范質言嘗有燕巢於舍下育數雛已哺食矣其雌者為猫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即時又

與一燕為匹而至哺雛如故不數日諸雛相次墮地宛轉而殭兒童剖腹視之則有蒺藜子在嗉中蓋為繼偶者所害出玉堂閒話

鷓鴣

飛數

鷓鴣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窠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出酉陽雜俎

飛南向

鷓鴣似雌雉飛但南不向北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鳥像雌雉名鷓鴣其志懷南不思北徂出雜録

吴楚鷓鴣

鷓鴣吴楚之野悉有嶺南偏多此鳥肉白而脆逺勝雞雉能解治葛并菌毒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野雞多對啼南越志云鷓鴣惟東西廻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其鳴自呼杜薄州又本草云自呼鉤輈格磔李羣玉山行聞鷓鴣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出嶺南異録

鵲

知太歲

鵲知太歲之所在博物志云鵲巢背太歲此非才智任自然爾淮南子曰鵲識歲多風喬木巢傍枝出說文

又

鵲構窠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者又纏枝受卵端午日午時焚其巢灸病者疾立愈出酉陽雜俎

張顥

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稍下墮地民拾取即化為一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秘府顥後官至太尉後議郎汝南樊行夷校書東觀上表言堯舜之時嘗有此官云出酉陽雜俎

條支國

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有來進異瑞有鳥名鵴鵲形高七尺解人言其國太平鵴鵲羣翔昔漢武時四夷賓服有致此鵲馴善有吉樂事則鼓翼翔鳴按莊周云雕陵

之鵲葢其類也出拾遺記

黎景逸

唐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飯食餧之後鄰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劾不承欲釋之其鵲止于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日傳有赦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出朝野僉載

張昌期

汝州刺史張昌期易之弟也恃寵驕貴酷暴羣僚梁縣有人白云有白鵲見昌期令司户楊楚玉捕之部人有鷂子七十籠矣以蠟塗爪至林見白鵲有羣鵲隨之見鷂迸散唯白者存焉鷂竦身取之一無損傷而籠送之昌期笑曰此鵲贖君命也玉叩頭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見公拜謝而去出朝野僉載

崔圓妻

鵲窠中必有棟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於後園見一鵲構窠共銜一木大如筆管長尺餘安窠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出酉陽雜俎

乾陵

大歴八年乾陵上仙觀之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隙壞十五處宰臣表賀之出酉陽雜俎

鴿信

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

輙放一隻至家以為平安信出酉陽雜俎

鷄

陳倉寶雞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曰此為媼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媼曰此二童子名為鷄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陳倉人捨之逐二童子二童化為雉飛入於林陳倉人告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立

祠名陳寶雄者飛南集今南陽雉飛縣即其地也出列異傳

楚雞

楚人有擔山雞者路人問曰何鳥也擔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久矣今真見之汝賣之乎曰然乃酬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將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獻耳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而貴宜欲獻之遂聞於楚王王感其欲獻已也召而厚賜之過買鳳之直十倍矣出笑林

衛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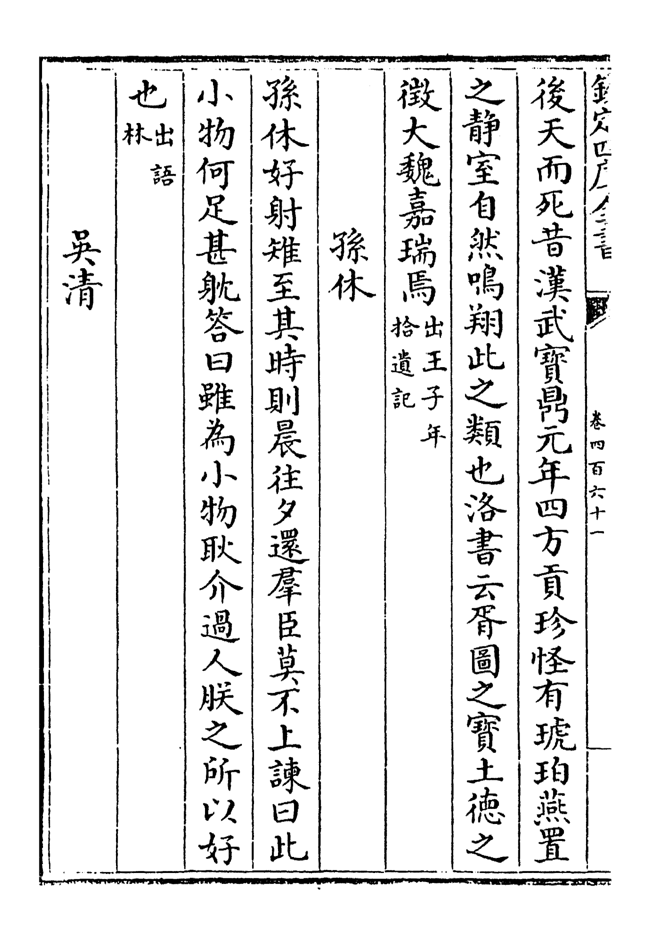
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塚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曰女果為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出揚雄琴清英

長鳴雞

漢成帝時交趾越巂獻長鳴鷄伺晨鷄即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長鳴一食頃不絶長距善鬭出西京雜記

沉鳴鷄

建安三年胥圖獻沉鳴石鷄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其鳴乃殺牲以祀之當聲處掘地得此鷄若天下平翔飛頡頏以為嘉瑞亦謂寶鷄其國無鷄人聽地中以候晷刻道師云昔仙人相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鷄舂碎為藥服者令人有聲氣



後天而死昔漢武寶鼎元年四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然鳴翔此之類也洛書云胥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嘉瑞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孫休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往夕還羣臣莫不上諫曰此小物何足甚躭答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之所以好也出語林

吳清

徐州民吳清以太元五年被差為征民殺鷄求福煮鷄頭在盤中忽然而鳴其聲甚長後破賊帥邵寶寶臨陣戰死其時僵尸狼籍莫之能識清見一人著白袍疑是主帥遂取以聞推挍之乃是寶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什伍遽升榮位鷄之祆更為吉祥出甄異記

廣州刺史

廣州刺史喪還其大兒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兒四年復病死或敎以一雄鷄置棺中此鷄每至天欲曉輒

在棺裏鳴三聲甚悲徹不異栖中鳴一月日後不復聞聲出齊諧記

祝鷄公

祝鷄公者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鷄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下晝放散之欲取呼名即種别而至賣鷄及子得千餘萬輙置錢去之吳作池養魚後登吳山雞雀數百常出其旁出列仙傳

朱綜

臨淮朱綜遭母難恒外處住内有病因往視婦曰喪禮之重不煩數還綜曰自荼毒已來何時至内婦云君來多矣綜知是魅敕婦婢候來便即閉戶執之及來登往赴視此物不得去遽變老白雄鷄推問是家鷄殺之遂絶劉義慶幽明録

代郡亭

代郡界中一亭作怪不可止有諸生壯勇者暮行欲止亭宿亭吏止之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食夜諸生

前坐出一手吹五孔笛諸生笑謂鬼曰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為汝吹來鬼云卿為我少指耶乃復引手即有數十指出諸生知其可擊因拔劍砍之得老雄鷄出幽明録

高嶷

唐渤海高嶷巨富忽患目餘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經日而蘇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訟殺其妻子嶷對元不識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盡且放歸遂悟白衣

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鷄也令射殺魅遂絶出紀異

天后

唐文明已後天下諸州進雌雞變為雄者甚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之兆出紀異

衛鎬

衛鎬為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著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斯須又至鎬甚惡其事遂催食欲前適鎬所親者報曰王幸在

家窮無物設饌有一鷄見抱兒已得十餘日將欲殺之鎬方悟烏衣婦人果烏鷄也遂命解放是夜復夢感謝欣然而去（並出朝野僉載）

合肥富人

合肥有富人劉某好食鷄每殺鷄必先刖雙足置木櫃中血瀝盡力乃烹以為去腥氣某後病生瘡於鬢既愈復生小鷄足於瘡瘢中每巾櫛必傷其足傷即流血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積歲無日不傷竟以是卒（出稽神録）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禽鳥三

鵝　鴨附

史悝　姚畧　鵝溝

祖録事　周氏子　平固人

海陵鬬鵝　鴨

鷺

馮法　錢塘士人　黎州白鷺

雁

南人捕雁　海陵人

鸜鵒

勾足　能言　桓豁

廣陵少年

雀

雀目夕昬　弔烏山　楊宣

烏

越烏臺　何潛之　烏君山

魏伶　三足烏　李納

呂生妻　梁祖

梟

鳴梟 鵩附　鵂鶹目夜明　夜行遊女

瓌梟　張率更　雍州人

韋顓

鵝

史悝

晉太元中章安郡史悝家有駮雄鵝善鳴悝女常養飼之鵝非女不食荀僉苦求之鵝輒不食乃以還悝又數日晨起失女及鵝鄰家聞鵝向西追至一水唯見女衣及鵝毛在水邊今名此水為鵝溪出廣古今五行記

姚畧

義熙中羌主姚畧壞洛陽溝取磚得一雙雄鵝並金色

交頸長鳴聲聞九皐養之此溝出幽明録

鵝溝

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溝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聲而衆鵝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頸極長因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鏁有隱起元兕元年字出酉陽雜俎

祖録事

久視年中越州有祖録事不得名早出見擔鵝向市中者鵝見録事頻顧而鳴祖乃以錢贖之至僧寺令放為

長生鵝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後經坊歷市稠人廣衆之處一步不放祖收養之左丞張錫親見說出朝野僉載

周氏子

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亡其名家於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至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夜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衣襟若傷其臆者即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也以不尚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間不幸值

君之家僮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為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臆不勝其憤願君子憫而宥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忽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今尚為所繫願君不易仁人之心疾為我解其縛使不為君家因幸矣周即問曰然則爾之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鳥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僮且以事訊之乃家人因適野遂獲一鶴乃

寵歸前夕有犬傷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出宣室志

平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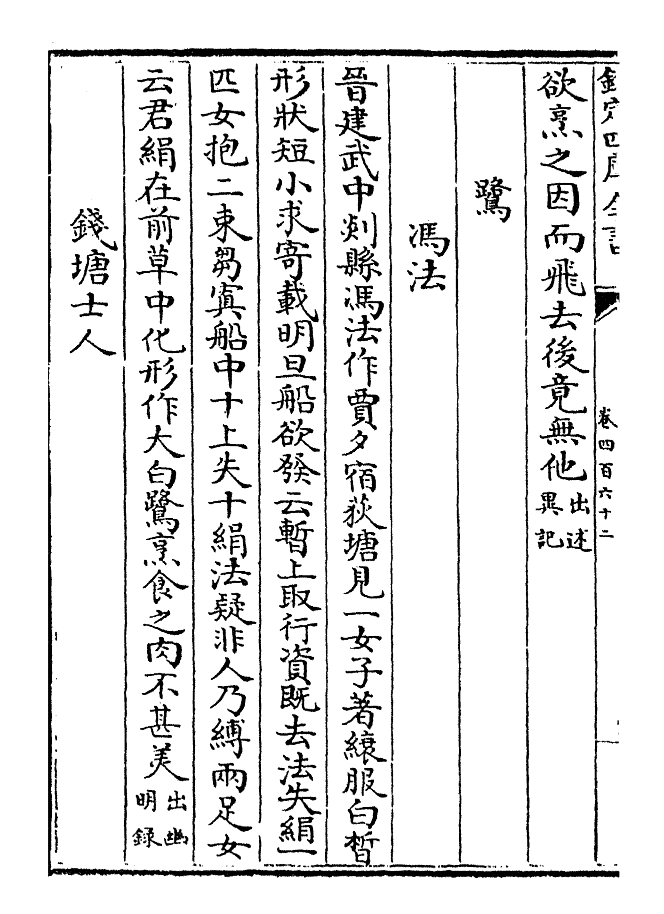
處州平固人訪其親家因留宿夜分聞寢室中有人語聲徐起聽之乃羣鵝語曰明旦主人將殺我善視諸兒言之甚悉既明客辭去主人曰我有鵝甚肥將以食子客具告之主人於是舉家不復食鵝頃之舉鄉不食矣出稽神録

海陵鬬鵝

乙卯歲海陵郡西村中有二鵝鬬於空中久乃墮地其大可五六尺雙足如驢蹄村人殺而食之者皆卒明年兵陷海陵出稽神録

鴨附

晉周昉少時與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昉性膽果決因上廟宿竟夕晏然晨起廟中見有白頭老翁昉遂擒之化為雄鴨昉捉還船



欲烹之因而飛去後竟無他 出述異記

鷺

馮法

晉建武中剡縣馮法作賈夕宿荻塘見一女子著縗服白皙形狀短小求寄載明旦船欲發云暫上取行資既去法失絹一匹女抱二束芻置船中十上失十絹法疑非人乃縛兩足女云君絹在前草中化形作大白鷺烹食之肉不甚美 出幽明錄

錢塘士人

錢塘士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闔船載之後成白鷺去杜惡之便病死也出續搜神記

黎州白鷺

黎州通望縣每歲孟夏有白鷺鷥一雙墜地古老傳云衆鳥避瘴臨去留一鷺祭山神又每郡主將有除替一日前須有白鷺鷥一對從大渡河飛往州城盤旋棲泊三五日却迴軍州號為先至鳥便迎新送故更無誤焉出黎州圖經

雁

南人捕雁

雁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圍而警察南人有採捕者俟其天色陰暗或無月時於瓦罐中藏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略舉燭便藏之雁奴驚叫大者亦驚頃之復定又欲前舉燭雁奴又驚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雁奴秉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雁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

多昔有淮南人張凝評事話之此人親曾採捕出玉堂閑話

海陵人

海陵縣東居人多以捕雁為業恒養一雁去其六翮以為媒一日羣雁廻塞時雁媒忽人語謂主人曰我償爾錢足放我廻去因騰空而去此人遂不復捕雁出稽神記

鸜鵒

勾足

鸜鵒交時以足相勾促鳴鼓翼如鬬狀往往墮地俗取

其勾足為媚藥出酉陽雜俎

能言

鸜鵒舊言可使取火效人言勝鸚䳇取其目精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出酉陽雜俎

桓豁

晋司空桓豁之在荆州也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鸜鵒舌教語無所不名後於大會悉效人語聲無不相類時有參佐齆鼻因内頭甕中效之有主典盜牛肉乃白參軍

以新荷裹置屏風後搜得罰盜者出劉義慶幽明錄

廣陵少年

廣陵有少年畜一鸜鵒甚愛之籠檻八十日死以小棺貯之將瘞於野至城門閽吏發視之乃人之一手也執而拘諸吏凡八十日復為死鸜鵒乃獲免出稽神錄

雀

雀目夕昏

雀皆至夕而不見物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雀盲是

也鵂鶹夜察毫末晝瞑目不見邱山殊性也出感應經

弔烏山

蜀弔烏山至雉雀來弔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其無嗉不食似特悲者以為義則不殺出酉陽雜俎

楊宣

楊宣守河内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出益部耆舊傳

烏

越烏臺

越王入國丹烏夾王而飛故句踐得入國也起越烏臺言烏之異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何潛之

晉時營道縣令何潛之於縣界得烏大如白鷺膝上髀下自然有銅鍱貫之出酉陽雜俎

烏君山

烏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縣西一百里近世有道士徐仲山者少求神仙專一為志貧居苦節年久彌勵與人遇於道修

禮無少長皆讓之或果穀新熟輒祭先獻虛空次均宿老鄉人有偷者坐而誅死仲山詰官承其偷罪曰偷者不死無辜而誅情所不忍乃免冠解帶抵承嚴法所司疑而赦之仲山又嘗山行遇暴雨苦風雷迷失道逕忽於電光之中見一舍宅有類府州因投以避雨至門見一錦衣人顧仲山乃稱此鄉道士徐仲山拜其錦衣人稱監門使者蕭衡亦拜因叙風雨之故深相延引仲山問曰自有鄉無此府舍監門曰此神仙之所處僕即監門官也俄有一女郎梳綰雙鬟衣絳褶裙

青文羅衫左手執金柄麈尾幢旄傳呼曰使者外與何人交通而不報也荅云此鄉道士徐仲山須臾又傳呼云仙官召徐仲山入向所見女郎引仲山自廊進至堂南小庭見一丈夫年可五十餘膚體鬢髮盡白戴紗搭腦冠白羅銀鏤帔而謂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頗閑道教以其夙業合與卿為妻今當吉辰耳仲山降言謝幾回起而復請謁夫人乃止之曰吾喪偶已七年吾有九子三男六女為卿妻者最小女也

乃命後堂備吉禮既而陳酒殽與仲山對食訖漸夜聞環珮之聲異香芬郁熒煌燈燭引去別室禮畢三日仲山悅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廠舍見衣竿上懸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餘悉烏皮耳烏皮之中有一枚是白烏皮又至西南有一廠舍衣竿之上見皮羽四十九枚皆鵂鶹仲山私怪之却至室中其妻問其夫曰子適遊行有何所見乃沈悴至此仲山未之應其妻曰夫神仙輕舉皆假羽翼異不爾何以倏忽而致萬里乎因問曰烏皮

羽為誰曰此大人之衣也又問曰翠碧皮羽為誰曰此常使通引婢之衣也又餘烏皮羽為誰曰新婦兄弟姊妹之衣也又問鵂鶹皮羽為誰曰司更巡夜者衣即監門蕭衡之倫也語未畢忽然舉宅驚懼問其故妻謂之曰村人將獵縱火燒山須臾皆云竟未與徐郎造得衣今日之別可謂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隨方飛去即向所見舍屋一無其處因號其地為烏君山出建安記

魏伶

唐魏伶為西市丞養一赤嘴烏每於人衆中乞錢人取一文而銜以送伶處日收數百時人號為魏丞烏出朝野僉載

三足烏

天后時有獻三足烏左右或言一足偽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偽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天后以為周室之瑞睿宗云烏前足偽天后不悦須臾一足墜地出酉陽雜俎

李納

貞元十四年鄭汴二州羣烏飛入田緒李納境内銜木為城高至二三尺方十餘里緒納惡而命焚之信宿如舊烏口皆流血出酉陽雜俎

呂生妻

東平呂生魯國人家於鄭其妻黄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病且死然聞人死當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矣及其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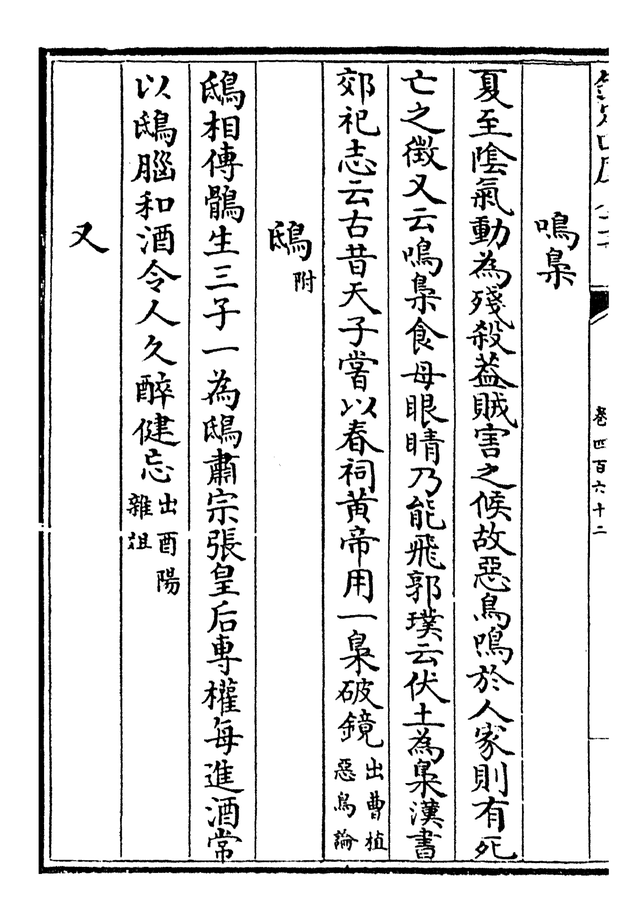
姑夢見黃氏來泣而言曰妾平生時無狀今為異類生於鄭之東野叢木中黥其翼噭其鳴者當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平生時無以異類見阻言訖遂去後七日果一烏自東來至呂氏家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眛平素直來吾之居也其烏即飛入堂中迴翔哀唳僅食頃方東向而去出宣室志

梁祖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工畢因登眺其上

見飛烏止於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烏烏也將不利乎其前軍朱友裕為朱瑄所掩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遇朱瑄軍至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聞為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匆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為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副使李璠都將高行思為賊所殺張歸宇為殿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身被十五箭乃知衛南之烏先見之驗也出北夢瑣言

梟



鳴梟

夏至隂氣動為殘殺蓋賊害之候故惡鳥鳴於人家則有死亡之徵又云鳴梟食母眼睛乃能飛郭璞云伏土為梟漢書郊祀志云古昔天子嘗以春祠黄帝用一梟破鏡 出曹植惡鳥論

鴟 附

鴟相傳鶻生三子一為鴟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以鴟腦和酒令人久醉健忘 出酉陽雜俎

又

世俗相傳鵰不飲泉及井水唯遇雨濡翮方得水飲並出酉陽雜俎

鵂鶹目夜明

鵂鶹即鵰也為鬭由可以聚諸鳥鵂鶹晝日目無所見夜則飛撮蚊虻鵂鶹乃鬼車之屬也皆夜飛晝藏或好食人爪甲則知吉凶凶者輒鳴於屋上其將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戶內蓋忌此也亦名夜行遊女與嬰兒作祟故嬰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又名鬼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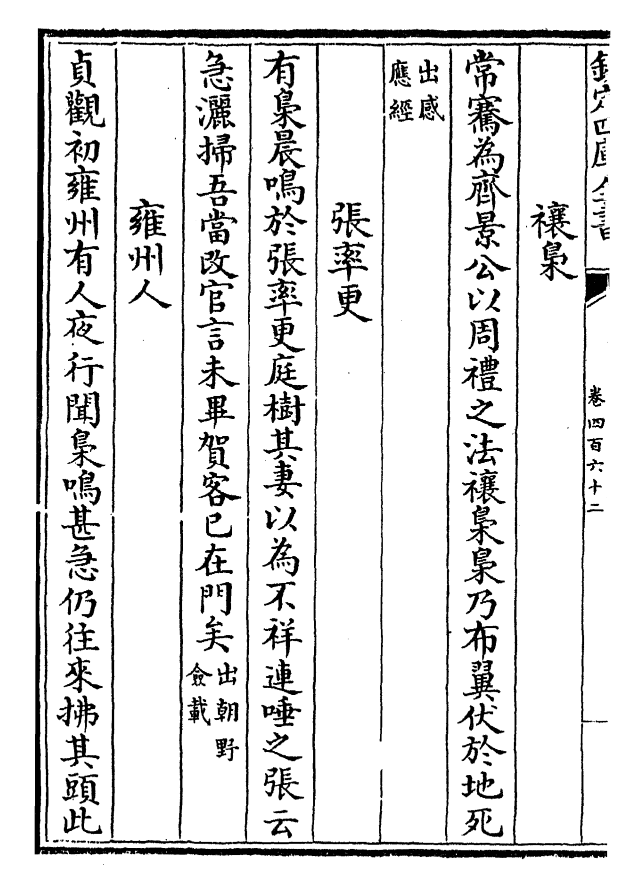
春夏之間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嶺外尤多愛入人家爍人䰟氣或云九首曾為犬囓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則有凶咎荊楚歲時記云聞之當喚犬耳又曰鵩大如鴞惡聲飛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為炙故莊子云見彈思鴞炙又云古人重鴞炙尚肥美也說文梟不孝鳥食母而後能飛漢書曰五月五日作梟羮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鴞炙及梟羮蓋欲滅其族類也出嶺表錄異

又

或云鵂鶹食人遺爪非也蓋鵂鶹夜能拾蚤虱耳爪蚤聲相近故誤云也（出感應經）

夜行遊女

又云夜行遊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釣星夜飛晝隱如鬼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婦人無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飴小兒不可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曬毛落衣中當為鳥祟或以血點其衣為誌或言産死者所化（出酉陽雜俎）



禳梟

常饔為齊景公以周禮之法禳梟梟乃布翼伏於地死出感應經

張率更

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張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出朝野僉載

雍州人

貞觀初雍州有人夜行聞梟鳴甚急仍往來拂其頭此

人惡之以鞭擊之梟死以土覆之而去可行數里逢捕賊者見其衣上有血問其何血遂具告之諸人不信將至埋梟之所先是有賊殺人斷其頭瘞之而去又尋不得及撥土取梟遂得人頭咸以為賊執而訊之大受艱苦出異聞錄

韋顓

大中歲韋顓舉進士詞學贍而貧窶滋甚歲暮饑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

夕風雪凝冱報光成事者絡繹而至顧畧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閤備設酒饌慰安見女僕抖擻衣裝僕者排比車馬顧夜分歸所止擁爐愁歎而坐候光成名將修賀禮顧坐逼於壞牖以横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顧神魂驚駭持策出户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語候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横罹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顧已登第光服用車馬悉將遺焉出劇談録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二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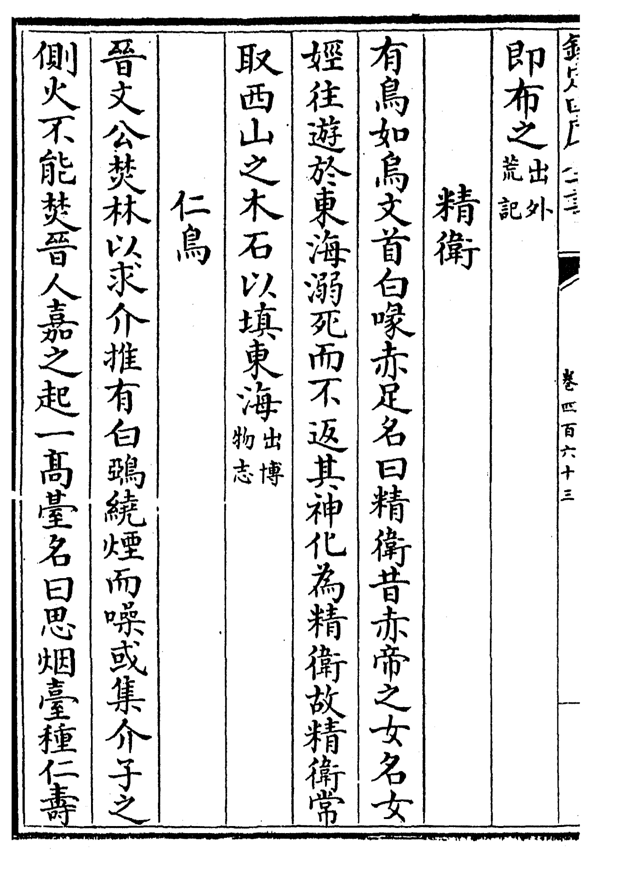
禽鳥四

甘蟲　戴勝　北海大鳥

鴉　仙居山異鳥　鸜

飛涎鳥

南海去會稽三千里有狗國國中有飛涎鳥似鼠兩翼如鳥而脚赤每至曉諸棲禽未散之前各各占一樹口中有涎如膠遶樹飛涎沾灑衆枝葉有他禽之至而如網也然乃食之如竟午不獲即空中逐而涎惹之無不中焉人若捕得脯治渴其涎每布後半日即乾自落落



即布之出外荒記

精衛

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昔赤帝之女名女娃往遊於東海溺死而不返其神化為精衛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出博物志

仁鳥

晉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鵶繞煙而噪或集介子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烟臺種仁壽

之木木似栢而枝長軟其花堪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壽木之華即此是或云此鵶有識於契介之山數百里不復識羅網呼之曰仁烏俗亦謂仁烏白臆爲慈烏則此類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鸐

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禽人面烏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鸐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曰青鸐鳴時太平乃盛明之世翔鳴藪澤音中律呂飛而

不行禹平水土棲於川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上古鑄諸鼎鼒皆圖像其形銘讚至今不絕出拾遺録

韓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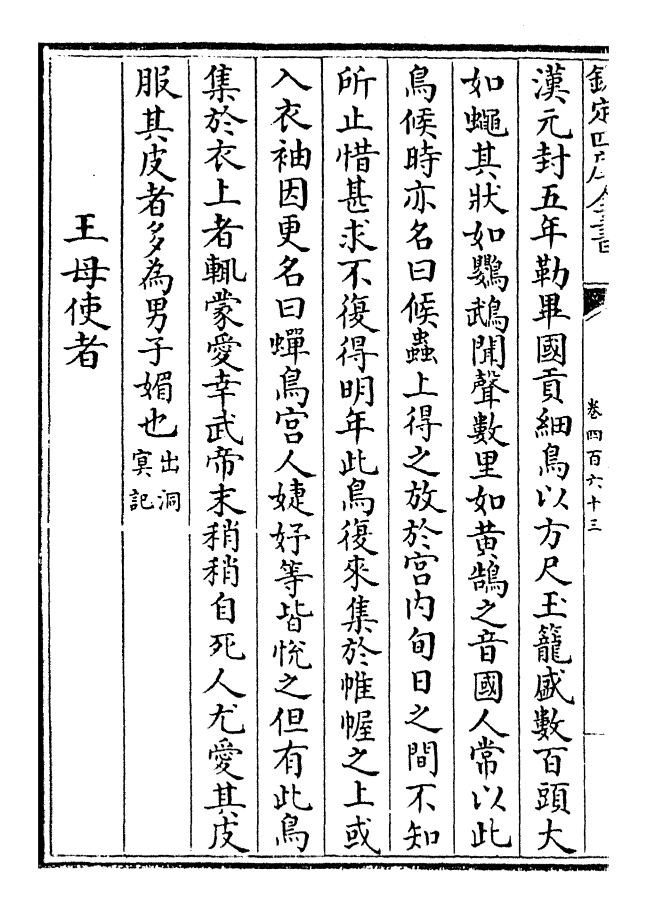
韓朋鳥者乃鳬鷖之類此鳥為雙飛泛溪浦水禽中鸂鶒鴛鴦鵁鶄嶺北皆有之唯韓朋鳥未之見也案干寶搜神記云大夫韓朋一云憑其妻美宋康王奪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提衣衣不勝手遺書於帶曰願以尸還韓氏而合

葬王怒令埋之以塚相望經宿忽見有梓木生二塚之上根交於下枝連其上又有鳥如鴛鴦恒棲其樹朝暮悲鳴南人謂此禽即韓朋夫婦之精䰟故以韓氏名之出嶺表錄異

帶箭

帶箭鳥鳴如野鵲翅羽黄緑間錯尾生兩枝長二尺餘直而不梟唯尾稍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為帶箭鳥同上

細鳥



漢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玉籠盛數百頭大如蠅其狀如鸚鵡聞聲數里如黄鵠之音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蟲上得之放於宫内旬日之間不知所止惜甚求不復得明年此鳥復來集於帷幄之上或入衣袖因更名曰蟬鳥宫人婕妤等皆悦之但有此鳥集於衣上者輒蒙愛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尤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為男子媚也出洞冥記

王母使者

齊郡函山有鳥足青嘴赤素翼絳顁名王母使者昔漢武帝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爲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出酉陽雜俎

鴛鴦

漢時鄠縣南門兩扇忽一聲稱鴛一聲稱鴦晨夕開閉聲聞京師漢末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爲鴛鴦相隨飛去後遂改鄠爲晏城縣出朝野僉載

五色鳥

楊震卒未葬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從天飛下到震棺前舉頭悲鳴淚出沾地至葬日冲天上昇出謝丞後漢書

新喻男子

豫章新喻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匍匐往得某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諸鳥各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為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復以衣迎三兒亦得飛去出搜神記

張氏

京兆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祝曰鳩為禍也飛上承塵為福也即入我懷以手探之而得一金鉤是後子孫漸盛資財萬倍蜀賈客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以與客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客亦罹窮厄於是賫鉤以反張氏復昌出搜神記

漱金鳥

魏時昆明國貢漱金鳥國人云其地去然州九千里出

此鳥形如雀色黄毛羽柔密常翺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聞大魏之德被於荒遠乃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蓄於靈禽之圃飴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昔漢武時有獻大雀此之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室以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為户牖使内外通光而常隅於風雨塵霧宫人争以鳥所吐之金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宫人相嘲言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君王憐於是

媚惑爭以寶為身飾及行卧皆懐挾以要寵也魏代丧滅珍寶池臺鞠為茂草漱金之鳥亦自高翔出拾遺錄

鷩

晉永嘉二年有鷩鳥集於始安縣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寸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當身長丈五六尺出拾遺記

營道令

晉太元中營道令何潛之去職於縣界山中得一鳥大如白鷺青色赤目膝上髀下自然有銅環形大小刻畫

轉輾如攬子絶妙人功於是京邑皆傳觀之營道經令屬道州出酉陽雜俎

紙鳶化鳥

梁武泰清三年侯景圍臺城遠不通問簡文作紙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王偉謂景曰此紙鳶所至即以事達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墮皆化為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出獨異志

鶉

安定原土築時奠祭設觚爵忽有一鶵飛於觚上因名鶵觚城後魏文帝天統中立為鶵觚縣出窮神秘苑

戴文謀

有戴文謀者隱居陽城山中曾於客堂食際忽聞有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憑君可乎文謀聞甚驚又曰君疑我也文謀乃跪曰居貧恐不足降下耳既而灑掃設位朝夕進食甚謹後謀於室內竊言之其婦曰此恐是狐魅依憑耳文謀曰我亦疑之及祠饗之時神乃言曰吾

相從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異議文謀辭謝之際忽堂上如數十人呼聲出視之見一大鳥五色白鳩數十隨之東北入雲而去出窮神秘苑

瑞鳥

煬帝征遼回次於柳城郡之望海鎮步出觀望有大鳥二素羽丹嘴狀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翔雙下高一丈四五尺長八九尺徘徊馴擾翔舞御營敕著作佐郎虞綽製瑞鳥銘以進上命鐫於其所仍敕殿內丞閻毗圖寫

其狀秘書郎虞世南上瑞鳥頌敕令寫於圖首出大業拾遺

報春鳥

顧渚山中有鳥如鴝鵒而小蒼黄色每至正月二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聲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為報春鳥出顧渚山記

冠鳧

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冠鳧頭中有石也出海陸碎事

桼吉了

秦吉了容管廉白州産此鳥大約似鸚鵡嘴脚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黄肉冠善效人言語音雄大分明於鸚鵡以熟雞子和飯如棗飼之或云容州有純赤純白色者俱未之見也出嶺表錄異

韋氏子

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途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乃收

貯於槖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展致於前而寐明日已忘其所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瓦屋上得焉僕者驚愕告於韋生生即命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於前明日又失其所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伺之夜將半其展忽化為白鳥飛於屋上韋生命取焚之乃飛去出宣室志

烏賊

李靖弟客師官至右武衛將軍四時從禽無暫止息京師之西南際澧水鳥獸皆識之每出鳥鵲競逐噪之人謂之鳥賊出談賓録

鳥省

馮兗給事親仁坊有宅南有山亭院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極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鳥省出盧氏雜記

劉景陽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吉了鳥雄雌各一

隻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為言曰其配為使者所得今煩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出朝野僉載

食蝗鳥

開元中貝州蝗蟲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出酉陽雜俎

盧融

開元初范陽盧融病中獨卧忽見大鳥自遠飛來俄止庭樹高四五尺狀類鴞目大如柸嘴長尺餘下地上階頊之入房登牀舉兩翅翅有子持小槍欲以擊融融伏懼流汗忽復有人從後門入謂鳥云此是善人慎勿傷也鳥遂飛去人亦隨出融疾自爾亦差出廣異記

張氏

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張牛肅之姨也開元二十五年卒于伊闕莊張寢疾有鳥止於庭樹白首赤足黄腹丹翅

其鳴但云懊恨也母兮如是晝夜不絕聲十餘日張殂

鳥遂不見出紀聞

王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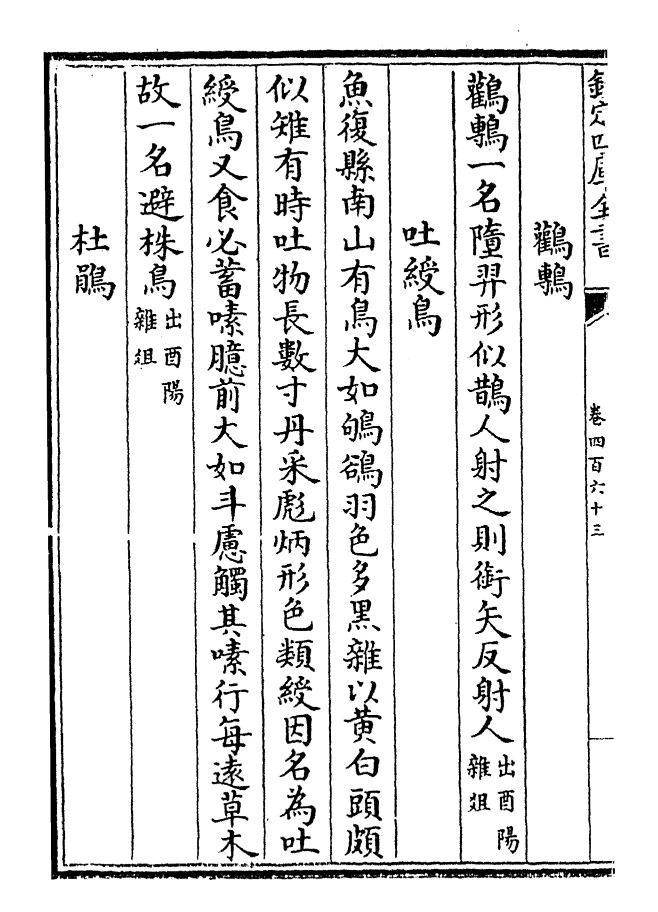
天寶末台州錄事參軍王緒病將死有大鳥飛入緒房

行至牀所引嘴向緒聲云取取緒遂卒出廣異記

武功大鳥

大歷八年大鳥見武功羣噪之行營將張自芬射獲之

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廣四尺狀類蝙蝠出酉陽雜俎



鸛鶇

鸛鶇一名墮羿形似鵲人射之則銜矢反射人出酉陽雜俎

吐綬鳥

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鴝鵒羽色多黑雜以黃白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采彪炳形色類綬因名為吐綬鳥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嗉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鳥出酉陽雜俎

杜鵑

杜鵑始陽相推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鳴先聽者主離别厠上聽其聲不祥厭之之法當為犬聲應之出酉陽雜俎

蚊母鳥

蚊母鳥形如鷄嘴大而長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為扇可辟蚊子亦呼為吐蚊鳥出嶺表錄異

桐花鳥

劒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鳳食桐花每桐結花即來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謂之桐花鳥極馴善止於婦人釵上客終席不飛人愛之無所害也出朝野僉載

真臘國大鳥

真臘國有葛浪山高萬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鳥狀似老鴟大如駱駝人過即攫而食之騰空而去百姓苦之真臘王取大牛肉中安小劒子兩頭尖利令人載行鳥攫

而呑之乃死無復種矣出朝野僉載

百舌

百舌春囀夏至唯食蚯蚓正月後凍開蚓出而來十月後蚓藏而往蓋物之相感也出朝野僉載

鸛

江淮謂羣鸛旋飛為鸛井鸛亦好旋飛必有風雨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羣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出酉陽雜

俎

又南方有鸛食虵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虵即於石前如道士禹步其石阞然而轉因得而噉里人學其法者伺其養雛緣樹以篾絙縛其巢鸛必作法而解之乃鋪沙樹底俾足跡所印而傚學之出北夢瑣言

甘蟲

大中末舒州奏衆鳥成巢濶七尺髙一丈而燕雀鷹鶻水禽山鳥無不馴狎如一更有鳥人面緑毛嘴爪皆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甘蟲時人畫圖鬻於坊市出杜陽編

戴勝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許州將入貢於春官時薛能尚書為鎮先繕所業詩五十篇以為贄濡翰成軸於小亭凭几閱之末三五首有戴勝自簷飛入立于案几之上馴狎良久伸頸鼙翼而舞向人若將語久之又轉又舞如是者三超然飛去心異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詩薛大加禮待居數日以其女妻之出錄異記

北海大鳥

北海有大鳥其高千里頭文曰天胸文曰候左翼文曰鷖右翼文曰勒頭向東正海中央捕魚或時舉翼飛而其羽相切如雷風也出神異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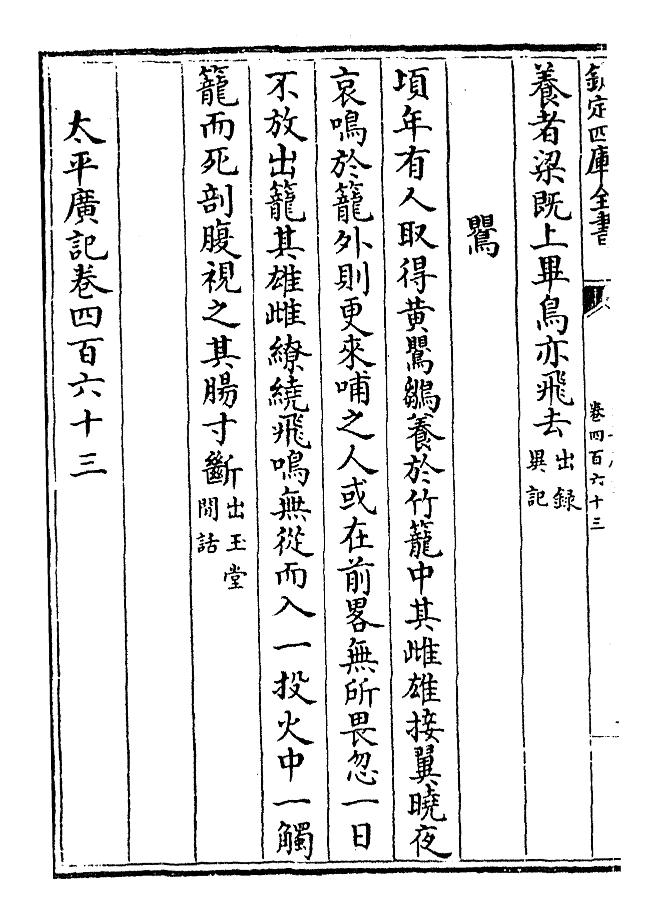
鴞

温璋為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一日聞挽鈴而不見有人如此者三乃一鴞也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鷇而來訴耳命吏隨鴞所在而捕之其鴞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㷀樹下吏執送之府尹以事異

於常乃斃捕雛者出北夢瑣言

仙居山異鳥

王蜀永平二年得北邙山章宏道所留瑞文於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緡錢委漢州馬步使趙宏約締搆觀宇洎創天尊殿材石宏博功用甚多是日將架巨梁工巧丁役三百餘人縛拽鼓噪震動遠近忽有異鳥三隻一紅赤色二皆潔白尾如曳練各長二尺餘棲於梁上隨絙索上下在衆人中略無驚怖工人撫搦戲翫之如所馴



養者梁既上畢烏亦飛去出錄異記

鸎

頃年有人取得黃鸎雛養於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畧無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籠其雄雌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三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水族一

魚

東海大魚　鼉魚　南海大魚

鯨魚　鯉魚　海人魚

南海大蝌　海鰌　鰐魚

吳餘鱠魚　石頭魚　黃䑋魚

烏賊魚　横公魚　骨雷

彭蜞　鯪魚　鯢魚

比目魚　鹿子魚　子歸魚

鯸鮧魚　鯽魚　鱷魚

黄魟魚　蟕蠵　海鷘

鮫魚

東海大魚

東方之大者東海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

尾魚產則百里水為血出玄中記

鼉魚

博物志云南海有鼉魚斬其首乾之椓去其齒而更復生者三乃已南州志亦云然又聞廣州人說鰐魚能陸追牛馬水中覆舟殺人值網則不敢觸有如此畏慎其一孕生卵數百於陸地及其成形則有蛇有龜有鼈有魚有鼉有為蛟者凡十數類及其被人捕取宰殺之其靈能為雷電風雨此殆神物龍類出感應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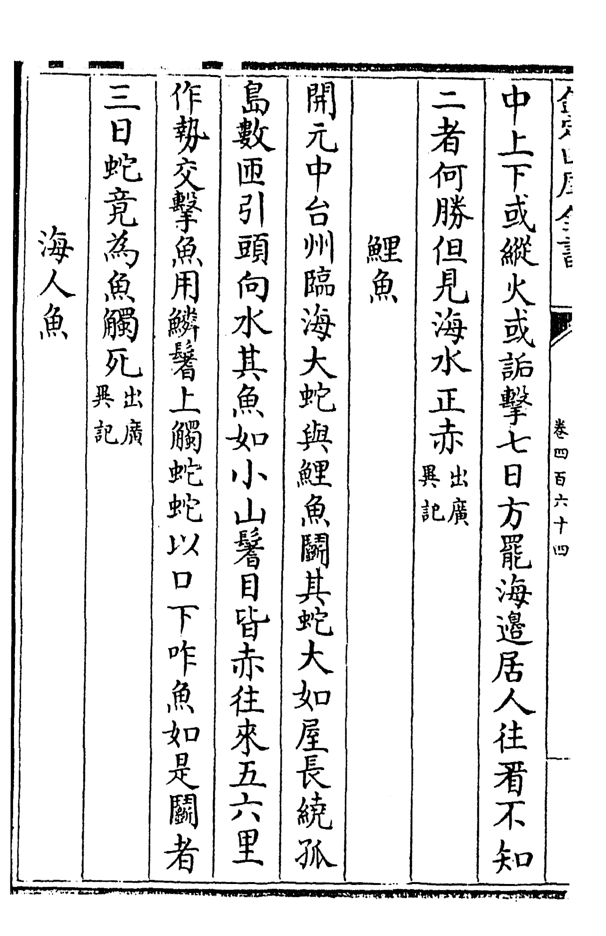
南海大魚

嶺南節度使何履光者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云親見大異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晴朝遠望青翠如近開元末海中大雷雨雨泥狀如吹沫天地晦黑者七日人從山邊來者云有大魚乘流入二山進退不得久之其鰓挂一崖上七日而山折魚因爾得去雷魚聲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者是吐氣也其二曰海中有洲從廣數千里洲上有物狀如蟾蜍數

枚大者周廻四五百里小者或百餘里每至望夜口吐白氣上屬於月與月爭光其三曰海中有山周回數千里每夏初則有大蛇如百仞山長不知幾百里開元末蛇飲其海而水減者十餘日意如渴甚以身繞一山數十匝然後低頭飲水久之遂折蛇及山被吞俱盡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出廣異記

鯨魚

開元末雷州有雷公與鯨鬬身出水上雷公數十在空



中上下或縱火或詬擊七日方罷海邉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勝但見海水正赤出廣異記

鯉魚

開元中台州臨海大蛇與鯉魚鬬其蛇大如屋長繞孤島數匝引頭向水其魚如小山鬐目皆赤往來五六里作勢交擊魚用鱗鬐上觸蛇蛇以口下咋魚如是鬬者三日蛇竟為魚觸死出廣異記

海人魚

海人魚東海有之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爪頭皆為美麗女子無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無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得養之於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亦不傷人出洽聞記

南海大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泛海往天竺國者已六七度其最後舶漂入大海不知幾千里至一海島島中見胡人

衣草葉懼而問之胡云昔與同行侶數十人漂没唯已
隨流得至於此因爾採木實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衆
哀焉遂船載之胡乃説島上大山悉是車渠瑪瑙玻璃
等諸寶不可勝數舟人莫不棄已賤貨取之既滿船胡
令速發山神若至必當懷惜於是隨風挂帆行可四十
餘里遥見峰上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漸大胡曰此山神
惜寶來逐我也為之奈何舟人莫不戰懼俄見兩山從
海中出高數百丈胡喜曰此兩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

好與山神鬬神多不勝甚懼之令其鰲出無憂矣大蛇尋至蟹許盤鬬良久蟹夾蛇頭死於水上如連山船人因是得濟也出廣異記

海鰌

海鰌魚即海上最偉者也小者亦千餘尺吞舟之說固非謬矣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南安貨易北人有偶求此行往復一年便成斑白云路經調黎地名海心有山阻東海濤險而急亦黃河之三門也深濶處又見十餘山或出或没初甚訝之篙

工曰非山島鰌魚背也果見雙目閃爍鬐鬣若簸米箕危沮之際日中忽雨霡霂舟子曰此鰌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雨耳及近魚即鼓船而噪倏爾而没去魚畏鼓物類相伏耳交趾廻乃捨舟取雷州縁岸而歸不憚苦辛葢避海鰌之難也乃静思曰設使老鰌瞋目張喙我舟若一葉之墜眢井耳寕得不為人皓首乎出嶺表錄異

鰐魚

鰐魚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形狀如鼉而舉止趫疾

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羣鰐嘷吽其下鹿必怖懼落崖多為鰐魚所得亦物之相攝伏也故太尉相國李德裕貶官潮州經鰐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寶玩古書圖畫一時沈失遂名舶上崑崙取之見鰐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鰐魚之窟宅也出嶺表録異

吳餘鱠魚

吳王孫權曽江行食鱠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為魚今

有餘猶名吳餘鱠者長數寸大如筯嘗類鱠形也出博物志

石頭魚

石頭魚狀如鰌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二石子如蕎麥瑩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魚之小者貯於竹器任其壞爛即淘之取其魚腦石子以植酒籌頗脫俗出嶺表錄異

黃臘魚

黃臘魚即江湖之橫魚頭嘴長鱗皆金色鬻為炙雖美而毒或煎爊乾夜即有光如籠燭北人有寓南海者市

此魚食之棄其頭於糞筐中夜後忽有光明近視之益恐懼以燭照之但魚頭耳去燭復明以為不祥各啓食奩窺其餘臠亦如螢光達明遍詢土人乃此魚之常也憂疑頓釋同上

烏賊魚

烏賊舊説名河伯從事小者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身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王東遊棄算袋於海

化為此魚形如算袋兩帶極長一説烏賊有矴遇風則前一鬚下矴出酉陽雜俎

橫公魚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恒氷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其橫公魚長七八尺形如鯉而赤晝在水中夜化為人刺之不入煑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煑之則死食之可止邪病出神異録

骨雷

扶南國出鰐魚大者二三丈四足似守宮狀常生吞人扶南王令人捕此魚置於壍中以罪人投之若合死鰐魚乃食之無罪者嗅而不食鰐魚别號忽雷熊能制之握其嘴至岸裂擘食之一名骨雷秋化為虎三爪出南海思雷二州臨海英潘村多有之出洽聞記

彭蜞

蟹屬名彭蜞以螯取土作丸從潮來至潮去或三百九因名三百九大彭蜞出感應經

鯪魚

鯪魚吐舌蟻附之因吞之又開鱗甲使蟻入其中乃奮近則舐取之出異物志

鯢魚

金義嶺之西南有盤龍山山有乳洞斜貫一溪號為靈水溪溪內有魚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漁人不敢捕之爾雅云鯢似鮎四足聲如小兒金商州溪內亦有此魚謂之魶魚出嶺表錄異

比目魚

比目魚南人謂之鞋底魚江淮謂之拖沙魚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狀如牛脾細鱗紫色一面一目兩片相合乃行出嶺表錄異

鹿子魚

鹿子魚頳色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黄色羅州圖經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魚跳出洲化而為鹿曾有人拾得一魚頭已化鹿尾猶是魚南人云魚化為鹿肉腥不

堪食出嶺表錄異

子歸母

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潘州記云錯魚長二丈大數圍初生子子小隨母覔食暮驚則還入母腹吳錄云錯魚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云暮從臍入旦從口出也出感應經

鯸鮧魚

鯸鮧魚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相傳以為常矣饒州有吳生者家甚豐足妻家亦富夫婦和睦曾無戲間一旦吳生醉歸投身牀上妻為整衣解履扶舁其足醉者運動誤中妻之心胷其妻蹷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為妻族所凌執去毆擊致斃獄訟經年州郡不能理以事上聞吳生親族懼敕命到而必有明時為舉族之辱因餉獄生鯸鮧如此數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悅餓而會赦獲免還家之後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壽

終且烹之不熟尚能殺人生陷數四不能為害此其命與出録異記

鯽魚

東南海中有祖州鯽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此魚狀即與江湖小鯽魚相類耳潯陽有青林湖鯽魚大者二尺餘小者滿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熱也出録異記

鱷魚

鱷魚濟南郡東北有鱷坑傳云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

魚大如鏡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為鱣魚焉

黃魟魚

黃魟音烘魚色黃無鱗頭尖身似大槲葉口在頷下眼後有耳竅通於腦尾長一尺末三刺甚毒並出酉陽雜俎

蟕蠵

蟕蠵者俗謂之兹夷乃山龜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負而行產潮循山中鄉人採之取殼以貨要全其殼須以木楔出肉龜吼如牛聲響山谷廣州有巧匠取其甲黃明

無日脚者甲上有散黑暈為日脚矣煑而拍之陷黑玳瑁花以為梳篦盃器之屬狀甚明媚出嶺表録異

海鷂

齊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来去長三十餘丈黒色無鱗其聲如牛土人呼為海鷂出廣古今五行記

鮫魚

鮫魚出合浦長三丈背上有甲珠文堅彊可以飾刀口又可以鑢物出交州記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四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水族二

魚

峰州魚　　海蝦　　瓦屋子

印魚　　石斑魚　　井魚

異魚　　螃蟾　　鱓魚

玳瑁　　海朮　　海鏡

水母　蠏　百足蠏

螗蠏　鯌魚　鸜鵒螺

紅螺　鶩龜　鯢魚

鼊　飛魚　虎蠏

蠔　赤鯶公　雷穴魚

虬尾　斗魚　蝤蛑

奔鯙　係臂　雞嘴魚

劍魚　嬾婦魚　黃雀化蛤

天牛魚

峰州魚

峰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冷如氷雪有魚長一二寸來去其時畨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萬家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出朝野僉載

海蝦

劉恂者曾登海舶入柂樓忽見窻板懸二巨蝦殻頭尾鉗足具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鋒刃嘴上

有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雙脚有鉗鉗麤如人大指長二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銛硬手不可觸腦殻烘透彎環尺餘何止於盃盂也北户録云滕循為廣州刺史有客語循曰蝦鬚有一丈者堪為拄杖循不之信客去東海取鬚四尺以示循方伏其異出嶺表録異

瓦屋子

瓦屋子葢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為蚶音憨子頃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為瓦屋子以其殻上有稜如瓦壠故以

此名馬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猶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為天鸞炙食多即壅氣背膊煩疼未測其性也出嶺表錄異

印魚

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者先以印封之出酉陽雜俎

石斑魚

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隅蜂窠窠

大如壺常羣螫人土人取石斑魚就蜂側炙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落其窠上須臾有鳥大如燕數百互擊其窠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出酉陽雜俎

井魚

唐段成式云井魚腦有穴每噏水輒於腦穴蹙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競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見梵僧善提勝說出酉陽雜俎

異魚

異魚東海人常獲魚長五六尺腹胃成胡鹿刀槊之狀或號秦皇魚出酉陽雜俎

螃𩸣

傍海大魚脊上有石十二時一名䲦頭溺一名螃𩸣其溺甚毒出酉陽雜俎

鱓魚

鄆縣俣生者於漚麻池側得鱓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自此輕健出録異記

玳瑁

玳瑁形狀似龜唯腹背甲有烘點本草云玳瑁解毒其大者悉婆薩石兼云辟邪廣南盧亭海島夷人也獲活玳瑁龜一枚以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帶於左臂上以辟毒龜被生揭其甲甚極苦楚後養於使宅後北池伺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亭送於海畔或云玳瑁若生帶之有驗是飲饌中有蠱毒玳瑁甲即自搖動若死無此驗出嶺表錄異

海朮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長前右脚短口在脇旁背上常以左脚捉物寘於右脚右脚中有齒嗑之方内於口大三尺餘其聲朮朮南人呼為海朮出酉陽雜俎

海鏡

海鏡廣人呼為膏葉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光内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紅蟹子其小如黃豆而螯具足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

亦飽或炮之以火則蟹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出嶺表錄異

水母

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謂之鮀瘕駕反其形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盌腸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足而無口眼當有數十蝦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歘然而没乃是蝦有所見耳越絕書云海鏡蟹為腹水母蝦為目南中好食之云性煖治河

魚之疾然甚腥須以草木灰點生油再三洗之瑩淨如水精紫玉肉厚可二寸薄處亦寸餘先煮椒桂或荳蔻生薑縷切而煤之或以五辣肉醋或以蝦醋如鱠食之最宜蝦醋亦物類相攝耳水母本陰海凝結之物食而煖補其理未詳出嶺表錄異

蝌

蝌八月腹内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芒不可食出酉陽雜俎

百足蠏

善苑國出百足蠏長九尺四螯煎爲膠謂之螯膠勝鳳喙膠也 出酉陽雜俎

螗蠏

平原郡貢螗蠏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斲水火照懸老犬肉蠏覺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板直百錢以氈密束於驛馬上馳之至京 出酉陽雜俎

䱜魚

䱜魚童安縣出焉䱜子朝出索食暮還入母腹中容四子頰赤如金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為河伯健兒出酉陽雜俎

鸚鵡螺

鸚鵡螺旋尖處屈而咮如鸚鵡嘴故以此名殼上青綠斑大者可受二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為酒盃奇而可玩出嶺表錄異

紅螺

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為酒器刳小螺

為足綴以膠漆尤可佳尚也出嶺表錄異

鶖龜

初寧縣里多鶖龜殼薄狹而燥頭似鵝不與常龜同而能齧犬也出南越志

鯢魚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輒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汁出如構汁去此方可食不爾

有毒出酉陽雜俎

鱟

鱟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說過海輒相積於背高丈餘如帆乘風遊行今鱟殼上有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鱟帆至今閩嶺重鱟醬十二足殼可為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大小如意出酉陽雜俎

飛魚

飛魚朗山朗水有之魚長一尺能飛即凌雲空息即歸潭底出酉陽雜俎

虎蠏

虎蠏殼上有虎斑可裝為酒器與紅蠏皆產瓊崖海邉雖非珍奇亦不易採得也出嶺表録異

蠔

蠔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邉如拳石四面漸長有高一二丈者巉巖如山每一房內蠔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

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蠔皆開房伺蟲蟻入即合之海夷盧亭者以斧楔取殼燒以烈火蠔即啓房挑取其肉貯以小竹筐赴虛市以易酹米蠔肉大者醃為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壅腸胃出嶺表錄異

赤鱓公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唐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說赤鱓公賣者決六十出酉陽雜俎

雷穴魚

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布網獲魚無限非雷聲漁子聚擊鼓於穴口魚亦輒出所獲半於雷時韋行規為興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說其事出酉陽雜俎

虬尾

東海有魚虬尾似鴟鼓浪即降雨遂設像於屋脊出談賓録

牛魚

海上取牛魚皮懸之海潮至即毛竪出談賓録

蝤蝶

蝤蝶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彊八月能與虎鬬虎不如隨大潮退殻一退一長出酉陽雜俎

奔鯙

奔鯙一名瀱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若鲇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着岸上聲如嬰兒啼項上有孔通頭氣出嚇嚇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為候相傳

嬾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懽樂之處則明出酉陽雜俎

係臂

係臂如龜入海捕之必先祭又陳所取之數則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則風浪覆船出酉陽雜俎

雞嘴魚

李德裕幼時常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嘴似雞身如魚出酉陽雜俎

劍魚

海魚千歲為劍魚一名琵琶魚形似琵琶而喜鳴因以為名虎魚老則為蛟江中小魚化為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出酉陽雜俎

嬾婦魚

淮南有嬾婦魚俗云昔楊氏家婦為姑所怒溺水死為魚其脂膏可燃燈燭以之照鼓琴瑟博奕則爛然有光若照紡績則不復明出述異記

黄雀化蛤

淮水中黄雀至秋化為蛤至春復為黄雀雀五百年化為蜃蛤出述異記

天牛魚

天牛魚方員三丈眼大如斗口在脇下露齒無脣兩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尾五尺出南越記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五